

历史与烟火交织的彭城之约

武慧龙

因为对徐州这座城市慕名已久,趁着休年假的功夫,我背起行囊踏上了开往徐州的高铁。

清晨的徐州火车站,晨雾还未完全散去,青灰色砖墙的建筑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千年古城的过往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站台,空气中飘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麦香——那是徐州早餐铺里现烙的八股油条与辣汤的香气。这座被称作“彭城”的城市,正以它独有的方式,向我展开一幅历史与烟火交织的画卷。

云龙山:苏轼笔下的山水诗行

首站云龙山,山势如龙蜿蜒,九节山峰错落有致。拾级而上,摩崖石刻“云龙”二字遒劲有力,相传为明代书法家张天瑞所书。行至半山腰,一座六角飞檐的亭子映入眼帘——这便是苏轼笔下的“放鹤亭”。北宋元丰元年,隐居徐州的张天骥在此筑亭养鹤,苏轼登临后写下《放鹤亭记》,将“山人”的洒脱与云龙山的灵秀融为一体。站在亭中远眺,徐州城尽收眼底:远处的高楼与近处的青瓦白墙相映成趣,彭祖园的绿意与户部山的古韵交织成画。

继续攀登至观景台,云龙湖如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。湖面波光粼粼,游船划过处泛起层层涟漪,让人想起苏轼“笔下清风生翠岫,眼前流水出青山”的诗句。山间石壁上,明代石佛庄严肃穆,与兴化禅寺的钟声共同编织出一曲禅意悠长的山水交响。

云龙湖:十里杏花堤的诗意图

次日清晨,我租了一辆共享电动车环湖骑行。云龙湖的环湖路被誉为“5A级城市湖泊”的灵魂所在,全长13公里的骑行道上,垂柳依依,海棠吐蕊,春日里更有“十里杏花堤”如雪绽放。行至湖中路,锦鲤群在水中翻腾,引得孩童趴在栏杆上欢呼雀跃;音乐厅的玻璃幕

墙倒映着湖光,夜间上演的灯光秀将整片水域化作流动的星河。

湖畔的苏公塔是必打卡之地。这座五层八角仿宋塔高26米,塔身镌刻着苏轼在徐州的诗文。登塔远眺,云龙山与云龙湖构成“一山一湖一塔”的经典画面,恍惚间仿佛穿越时空,与千年前的东坡居士共赏这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的景致。

宝莲寺:通天阁下的禅意时光

第三天,我来到位于城市东北角鼓楼区的宝莲寺。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千年古刹,以通天阁为核心建筑,59.88米的高度使其成为国内最高的佛阁。步入阁内,弥勒佛像慈眉善目,金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七佛殿内,楠木雕佛国内罕见,每一尊佛像的衣褶都雕刻得纤毫毕现,让人不禁感叹匠人的鬼斧神工。

寺内的禅茶体验别具一格。坐在竹林环绕的茶寮中,品一口用虎跑泉水冲泡的碧螺春,听僧人讲述宝莲寺与乾隆皇帝的渊源——相传乾隆南巡时曾在此驻蹕,并题写“龙泉寺”匾额。如今,寺内的素斋馆“莲花宴”以菌菇、时蔬仿制荤菜,一道“素东坡肉”竟能以假乱真,让人在禅意中品味舌尖上的智慧。

户部山:明清古宅里的时光胶囊

午后漫步至户部山,这座因明清时期户部分司衙门设此而得名的山丘,至今保留着20余处明清建筑群。状元李蟠的府邸“余家大院”内,雕花门楼

上的“福禄寿”纹饰依然清晰可见。秋日银杏广场金叶铺地,与青砖灰瓦的古宅构成一幅天然水墨画。

在户部山古玩市场,我淘到一枚汉代“五铢钱”仿品。摊主是位鹤发老者,他指着钱币上的方孔笑道:“这‘孔方兄’可是徐州两汉文化的见证啊!”的确,作为刘邦与项羽的故里,徐州遍地是汉文化遗迹:徐州博物馆的“金缕玉衣”用2000余片玉片编织成衣,展现汉代贵族的丧葬礼仪;龟山汉墓的甬道误差仅5毫米,堪称“东方金字塔”;点石园内的汉代石刻,从“车马出行图”到“六博俑”,每一件都诉说着大汉王朝的辉煌。

富国街:市井烟火中的味觉狂欢

夜幕降临,富国街的霓虹灯牌次第亮起。这条不足500米的美食街,是徐州人“深夜食堂”的缩影。我挤进“笑笑凉皮”的摊位前,看着老板娘将红油、蒜水、花生碎淋在雪白的凉

皮上,酸辣爽口的滋味瞬间唤醒味蕾。隔壁“金榜题名烤猪蹄”的炭火上,猪蹄被烤得外焦里嫩,刷上秘制酱料后撒上芝麻,香气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

最惊艳的当属“麻哩·麻糍铺”的紫米肉松蛋黄麻糍。软糯的紫米包裹着咸蛋黄与肉松,外层裹上黄豆粉,一口咬下,甜咸交织的口感在舌尖绽放。街角的“巷口里串串香”里,徐州人用辣椒、花椒、孜然调制的蘸料,将平凡的食材变成令人欲罢不能的美味。而那碗传承4000年的辣汤,用老母鸡、麦仁与胡椒熬制的浓汤,配以现烙的八股油条,是徐州人“一天之计在于晨”的仪式感。

历史与烟火:彭城的双重灵魂

徐州之行,让我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矛盾与和谐:它既有云龙山、龟山汉墓的厚重历史,又有富国街、民富园夜市的鲜活烟火;既有宝莲寺的禅意悠远,又有云龙湖的诗意栖居。这种

双重性,恰如徐州的地锅鸡——铁锅里的鸡肉与面饼相互渗透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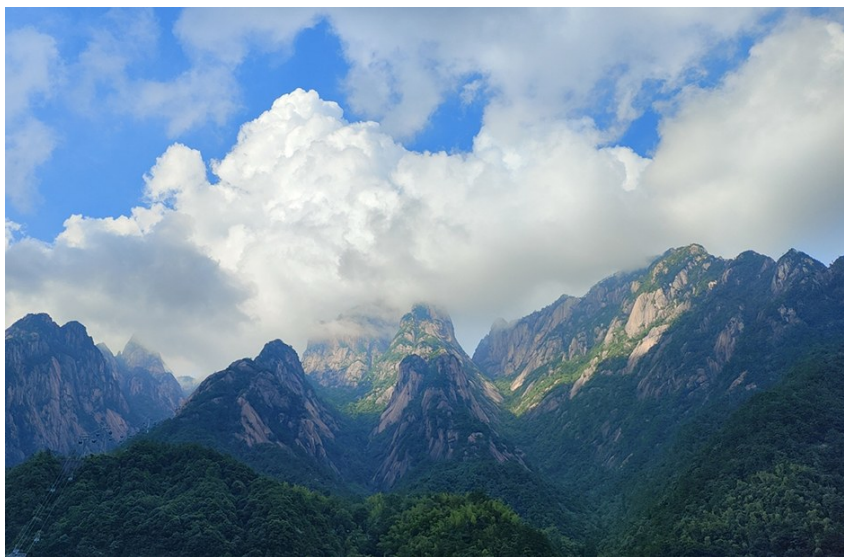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帝王之乡,徐州的历史是“九朝帝王徐州籍”的传奇,是楚汉争霸的刀光剑影,是两汉文化的璀璨星河。而作为美食之都,它的烟火气藏在辣汤的蒸汽里,躲在把子肉的酱香中,流淌在徐州人“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”的豪迈里。这种历史与烟火的交织,让徐州成为一座既适合朝圣历史,又适合放纵味蕾的城市。

离徐前夜,我再次登上云龙山观景台。华灯初上的徐州城,云龙湖的波光与户部山的灯火交相辉映,宝莲寺的飞檐在夜空中勾勒出金色的轮廓。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:徐州的美,在于它从未被时光驯服——无论是两千年前彭祖的雉羹,还是今日富国街的麻糍,这座城市始终在用最鲜活的方式,讲述着属于彭城的故事。

(作者单位:综合服务中心)

云卷云舒

冯茂林(东曲矿)



太阳石

林间清寂

刘崇

这个夏天,似乎把积攒了一整年的热与闹都倾泻了出来。空气像被煮沸的水,蒸腾着黏稠的热浪,街市的喧嚣、车流的鸣笛、人群的嘈杂,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让人只想逃离。于是驱车70公里,我来到了娄烦的皇姑山。

一踏入那片古老的森林,仿佛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屏障。身后尘世的燥与热、喧嚣被猛地关在门外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清凉沉寂的静。脚下是松针铺就的绒毯,厚得能陷进半个脚掌,每一步落下,都会发出细碎的“啪嗒”声,可这声响刚冒头,就被更广阔的寂静轻轻包裹、抚平,连风都在这里放轻了脚步,生怕惊扰了什么。

阳光费力地穿过层叠的枝叶,在地面织就一片斑驳的光斑,像谁不小心撒落的碎银,随着叶影晃动,明明灭灭,清清爽爽的。高大的松树笔直地伸向天空,树干裹着苍绿的苔藓,像披了件古老的衣裳,树根边散落着几簇白白的蘑菇,沉默地立在那里,像是岁月悄悄留下的痕迹。偶尔有

露珠从叶尖滑落,“滴嗒”一声坠入草丛,清脆得能在心里荡起涟漪,而这短暂的声响过后,林深的清寂便愈发深邃,深邃到仿佛能听见阳光穿透空气的微弱。

林间的寂静从不是空洞的。它更像一张巨大的画布,无数细微的声响是点缀其上的笔触。松鼠在枝桠间跳跃的轻响,“噌”地一下便没了踪影;山间溪流潺潺,若有若无的水声,像谁在耳边低语,捧一把溪水,冰凉刺骨,暑气全无;还有不知名的小虫在花丛里振翅,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微鸣。这些声音非但没有打破寂静,反而让这份宁静更显生动,如同水墨画里恰到好处的留白,给人以无限的想象。

坐在老树根盘结的树桩上,能清晰地感受到森林的呼吸。风穿过林

叶的缝隙,带来清凉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松叶的清香。树叶随之轻轻摇曳,却吝啬地不肯发出过多声响。阳光在衣襟上慢慢移动,光斑流淌着,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了,每一秒都变得清晰可触,让人忍不住想把这片刻的清爽与安宁攥在手心。

暮色渐浓时,寂静染上了一层温柔的蓝。归鸟的啼鸣从远处传来,清亮又短促,随即迅速消融在林间,仿佛是森林对白日的轻声告别。此刻的寂静带着一种古老的庄严,让人不由自主地放轻呼吸,生怕惊扰了这片土地亿万年的沉睡。

走出森林的那一刻,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如潮水般一下子涌了过来,让人窒息得难受。这时才惊觉,皇姑山林间的清寂是如此珍贵。它不是无声的空白,而是自然最清凉的絮语,是生命在时光里沉淀的安宁,即便离开了那片森林,那份清凉与宁静依然在我心底留下悠长的回响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我去过壶口瀑布

周永胜

我去过壶口瀑布

这里,没有畏缩,没有懦弱

更没有贪生怕死

我多次去过壶口瀑布

这里只有生命的激情和颂歌

没有伟大渺小,没有高贵卑微

每粒泥沙都气贯长虹

他们要奔赴前方,奔赴未知

咆哮是求生的一种本能

怀揣明天的梦

我鸟瞰着九九八十一道弯

掠过振聋发聩的上空
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